

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

周光迅等著

田建国 主编

高等教育新理念丛书

Philosophy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新理念丛书
浙江省重点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
*Philosophical Vi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周光迅 方建中 吴小英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周光迅,方建中,吴小英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6.1

(高等教育新理念丛书/田建国主编)

ISBN 7-81067-794-2

I. 哲… II. ①周…②方…③吴… III. 高等教育—教育理论—研究—中国
IV. 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15 号

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

周光迅 方建中 吴小英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 266003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hdc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82032644(传真)

责任编辑 徐永成 电 话 0532—82032846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印 张 19.625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高等教育新理念丛书

田建国 主编

《战略视野中的高等教育》 《改革视野中的大学教育》
《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 《经济视野中的高等教育》
《全球视野中的未来高等教育》（三部）

丛书总序

现代意义的大学,如果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创办算起,至今已有 900 多年的历史。大学的职能、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常说,现代大学有教学、科研、服务三大职能,即培养人才、创造知识、服务社会。但是,由于对大学的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大学形态发生的变化,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三大职能在具体到每一所大学时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想把问题再扩展一下。

大学在中世纪产生的时候是一种相互探讨学术的教师和学生的团体,是为维护教学和专业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行会组织。开始的时候是与世隔绝的,不直接为社会培养人才,当然,客观上培养了大批有教养的教士、教师、神学家、律师和医生等专门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兴产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需要各种人才,大学才成为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产业革命为大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产业革命是科学技术和生产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一旦形成,无论是生产还是科学技术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飙地发展,这就对人才提出了迫切的需求,许多科学技术学院应运而生。但是新大学的出现受到传统大学的强烈抵制。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大学的发展必须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首先要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同时要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知识、新的思维。因而大学要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把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的理念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大学,科学研究就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又将服务社会的理念牢固树立起来。从此,大学的三大职能逐步形成。

大学的形态几百年来也有了许多变化。大学诞生之初主要是由神学的、法学的、医学的以及为进行这些专业教学而须事先进行的基础(文科)教学的师生团体组合而成。后来出现了独立设置的学院,如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师范学院等。再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又出现了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短期大学等。这些学校不仅组织形态上区别于传统大学,而且学业水平上也有高低层次的不同。大学教育阶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了三个等级,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第三级教育的三个阶段。大学教育的名称也被高等教育的名称所取代。大学只是实施高等教育的一个机构。但是人们仍然习惯上把实施高等教育的所有机构都称为大学,把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称为大学生。

大学由于职能和形态的变化,大学教育(即高等教育)的理念也有了许多变化。大学教育理念的构成,既来自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大学职能的变化;也来自各国文化的不同传统,对大学的不同追求。所以,正如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所说的,“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环境就是社会发展的需求,遗传就是各国的文化传统,包括教育传统。由于大学是环境的产物,所以大学理念总是要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由于它又是遗传的产物,所以大学理论又具有某种凝固性、不变性。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对大学职能的理解也不同,或者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于是出现了各种大学教育理念。尽管理念各不相同,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大学教育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即大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创造新的知识、新的思维方式和培养人才。

研究大学教育的理念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对大学有深刻的认识,从而树立我们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更好地、高质量地培养人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大学教育的理念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宏观层面的包括:大学是什么,大学的价值是什么。微观层面的包括:一个学校的办学方向是什么,办学的特色是什么,如何管理学校,如何组织教学与研究,如何培养学生,等等。因而可以从不同视角来研究大学教育的理念。

“高等教育新理念”丛书就是从不同视角来研究大学理念的专著及译著。它由下列专著和译著组成: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田建国教授所著《战略视野中的高等教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周光迅教授等所著《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北京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曲绍卫教授等

所著《经济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临沂师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延明教授所著《改革视野中的大学教育》，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范怡红教授主译的美国学者帕克·罗斯曼(Parker Rossman)教授的《全球视野中的未来高等教育》(三部)。他们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对21世纪高等教育的特征、大学的职能、大学的改革和创新作了较全方位的研究。“高等教育新理念”丛书突出了一个“新”字，突出了创新精神和改革精神。我国教育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的年代。我们现在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只有创新，创造新的知识、新的科技、新的产品，才能使我国的经济持续发展并与强国竞争，而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运用新技术都需要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人才；我国高等教育正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抛弃传统大学的某些观念，树立大众教育的观念。大众教育时代并不是不要培养精英，而是在普遍提高大众教育水平的基础上培养更高、更有潜能的精英。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高等教育的结构上、培养内容和方法上进行调整。这些观念在这套丛书中都会有所论述，我就不多赘述。

我没有来得及通读各书，但几位作者的其他著作我曾拜读过。田建国教授是我所钦佩的学者型教育行政领导，他勤奋努力，善于钻研，写过很多著作，还不时在报刊上发表长篇宏论。他还经常把他写的文章寄给我，我拜读以后受益匪浅。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认识韩延明教授，他的博士论文我也拜读过，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学校领导。他的《大学理念论纲》一书，在全国极有影响。周光迅教授、曲绍卫教授和范怡红教授我虽不认识，但从他们的专著和译著来看，都是对高等教育颇有研究的专家。因此，我相信丛书的出版一定会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地发展。

顾明远

2005年6月17日

于北京求是书屋

目 录

第一章 高等教育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1)
第二章 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哲学思想	(32)
第三章 现代国外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视角	(56)
第四章 大学理念的哲学反思与前瞻.....	(104)
第五章 高等教育本质论.....	(145)
第六章 高等教育价值论.....	(189)
第七章 高等教育功能论.....	(218)
第八章 高等教育品格论.....	(256)
参考文献.....	(300)
后 记.....	(305)

人类进入新世纪、新千年以后,高等教育作为“社会轴心机构”的地位愈益彰显,因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作为知识传承与发展的特殊载体,在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营造符合人性进化需要的新文明模式等方面,都发挥着其他部门难以替代和无可比肩的特殊功能。这种发展趋势必然要求人们更加关注高等教育,从更高层次上理解和把握高等教育。作为最具有普适意义、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是该把视线转向高等教育领域了。换言之,认真研究高等教育哲学理论已成为当代哲学界、高等教育理论界的一项严肃而迫切的学术任务。

一、“爱智”的哲学与“求知”、“开智”的教育

从历史渊源上看,哲学与教育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相互包容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曾非常明了地指出:“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哲学是教育的一般性指导原理。”这或许是迄今为止对教育与哲学关系的最简明的概括。对哲学与教育的这种密切关系,我们有必要追本溯源,从哲学与教育的最初意义上去寻找答案。

(一)“爱智”的哲学

在古希腊语中,哲学这个词源为“philosophia”,由 philos(爱)和 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为“爱智慧”。19世纪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用中国的“哲学”二字来表达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思想,中国晚清学者黄遵宪把流行于日本的这一译名引入中国,很快被中国学术界认同并广泛流行。因为,在汉语中,“哲”就是聪明的意思,“哲学”就是教人聪明的学问。这与

希腊语的“Philosophia”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从最初意义上看,哲学就是一种使人聪明、启发人智慧的学问,但又不同于智慧,哲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能阐幽发微而示之以人所未见,率先垂范而示之以人所未行。哲学是教人“爱智之学”,是教人产生强烈的“爱智激情”之学,是教人追求“大智慧”之学。^①

1. 哲学是“爱智”之学

人们常说,人为万物之灵。这里的“灵”,就是智慧,即人是有智慧的存在。正因为人类具有抽象概括、判断辨析、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联想想像、直觉顿悟乃至灵感爆发、发明创造的智慧,才能够形成和交流思想,体验和沟通感情,磨炼和实现意志,认识和改造世界,才能够创造出人类智慧的奇迹——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人类所创造的神话、知识、艺术、伦理、科学和哲学,以及由此构成的神话的世界、知识的世界、艺术的世界、伦理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和哲学的世界,无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相互融合所构成的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发展史。

由此可见,哲学是智慧,但智慧并不就是哲学。仅仅把哲学视为智慧的代名词,显而易见是不恰当的。对于理解哲学来说,根本问题在于,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智慧,而且是对待全部智慧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对智慧本身的真挚、强烈、忘我之爱,即“爱智之忧”。换言之,哲学就是“爱智”之学。

“爱智”当然也是智慧的体现,但却不是通常意义的智慧。“爱智”,是对智慧的追求与追问,是把智慧作为反思的对象。就此而言,“爱智”的哲学是使“智慧”成为哲学探究的“问题”:人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人都有哪些智慧?人的智慧有多大?人类的知、情、意在智慧中如何统一?人类智慧能否达到对世界的终极性解释?世界是否真就是人类智慧所理解的世界?人类智慧是“宇宙的立法者”吗?人类智慧是“万物的尺度”吗?智慧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有智慧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有智慧的人类为什么难于认识和改造自己?人类的智慧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未来?有智慧的人类同世界到底是何关系?有智慧的人类最终能否认识世界并按照人类的意志改造世界?所有这些对智慧的追求,自然而然都要求人们接受教育,在教育中增长知识、启迪智慧。或许这是哲学与教育紧密联系的最初源头。

2. 哲学是教人产生强烈“爱智激情”之学

^① 参阅孙正事著:《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第3~5页。

热爱和反思智慧的哲学,来源于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这是一种探索宇宙奥秘和洞察人生意义的渴望,促进历史发展和提升人类境界的渴望;这是一种超越现实和向前提挑战的渴望,悬设新的理想和创建新的生活世界的渴望;这是一种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支撑点”的渴望。正是这种高举远慕的“抑制不住的渴望”,燃烧起古往今来哲人的“爱智”的激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一切真正哲人的真实写照。

哲学的“爱智”的激情,首先是一种驰骋人类智慧、探索宇宙奥秘的渴望。人类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茫茫宇宙,又面对有着有生有死、有爱有恨、有聚有散、有得有失的有限人生,怎么能不引发出对宇宙、人生的无限的追问和苦苦的求索呢?为探索宇宙的奥秘而“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并进而为阐述人生的意义而寻求“最高的支撑点”,由此便形成了追本溯源、寻根究底的“爱智”的哲学。

哲学的“爱智”的激情,又是一种求索历史谜底和推进社会发展的渴望。人类的历史进程,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理想的冲突与搏斗,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历史的迂回与前进——这些矛盾绘制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扑朔迷离、色彩斑斓的画卷。政治理想问题、社会制度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更为切近地激发着哲学的“爱智”的激情和求索历史奥秘的“抑制不住的渴望”。目前,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则构成哲学反思的当务之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与大自然平等相处”之声不绝于耳。然而,生态危机的根源,却在于人的利益与心态。倘若以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以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以一己私利牺牲人类利益,则生态问题只能日趋严重。20世纪50年代,我国当代哲学家梁漱溟就曾感慨万千地指出:“科学发达至于今日,既穷极原子、电子种种之幽渺,复能以腾游天际,且即攀登星月,其有所认识于物,从而控制利用乎物者,不可谓无术矣。顾大地之上人祸方亟,竟自无术以弭之。是盖:以言主宰乎物,似若能之;以言人之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殆未能也。”^①毋庸讳言,梁漱溟过分夸大了“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然而,环顾当今世界,思考人类未来,积极地协调个人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种群”与自然之间的“利益”与“心态”,不正是人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

① 梁漱溟:《人性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吗？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表现为某种片面性，这就需要对社会的总体行为和历史的总体进程进行全面的反思、深层的反省、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哲学，就是社会不断反观自身的观念与行为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爱智”的激情，就是对人类困境的焦虑和推进社会发展的渴望。

哲学的“爱智”的激情，也是一种求索人生意义和追求理想生活的渴望。李大钊说：“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生给了许多苦痛。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① 社会人生纷繁复杂，利害、是非、祸福、毁誉、荣辱、进退——扑朔迷离、纷至沓来。人们总是感到“得不到想要的，又推不掉不想要的”，总是感到一种“天上的太阳和水中的月亮谁亮”、“山上的大树和山下的小树谁大”的迷惘。因此，人们需要一种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著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才能体味人生的价值。哲学的“爱智”的激情，就是求索人生的意义和阐发人生价值的渴望，就是追求理想生活和阐发生活理想的渴望。

哲学熔铸着哲学家对人类生活的挚爱，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类境遇的焦虑，对人类未来的期待，它是教人产生强烈的“爱智激情”的学问，而教育则是在这种“爱智激情”引导下，步入智慧、真理殿堂的阶梯。

3. 哲学是教人追求“大智慧”之学

哲学智慧，并不是回答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小智慧”和“小聪明”，而是回答和解决关乎人类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和“大聪明”。

这种“大智慧”和“大聪明”，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看法，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看法，就是“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使人崇高起来”；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看法，就是解决“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人生的危机”、“意义的失落”和“人与自我的疏离”等等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最根本的就是解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用通常的说法，就是哲学所研究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问题。

^① 《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5页。

哲学的这种“大智慧”和“大聪明”，借用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话说，“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①。要成为“某种人”，即具有特定身份和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就要学习某种专业知识，掌握某种专业技能，扮演某种特殊角色。要把这“某种人”当好，就需要某种作为经验、技能和知识的“智慧”或“聪明”。一般而言，这需要特定的教育来完成。但这并不是哲学情有独钟、所爱所思的“大智慧”和“大聪明”。哲学智慧是超越了“某种人”的关于“人”的智慧、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智慧。这种智慧是理解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文化、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的智慧，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使人崇高起来”和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的智慧。

哲学的这种“大智慧”和“大聪明”，不是既定的知识，现成的结论，实例的解说，枯燥的条文，而是追究生活信念的前提，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反思历史进度的尺度，询问评价真善美的标准。哲学智慧反对人们对流行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等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反对人们躺在无人质疑、因循守旧的温床上睡大觉。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它的“合理形式”上，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

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启迪、激发和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永远敞开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促进社会的观念更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艺改进和艺术创新，从而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而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就是教人追求“大智慧”。积跬步以至千里，积细流以汇江海，在追求“大智慧”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超越和发展。

（二）“求知”、“开智”的教育

如同“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什么”这一哲学领域最基本的问题至今没有在哲学家那里取得共识一样，对“什么是教育”、“教育是什么”这一教育领域最基本的问题迄今也是见仁见智。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2 页。

1. 教育内涵的探本溯源

(1) 词源学上的“教育”

让我们分别从中国古代文字和古希腊语的词源学上看“教”、“育”的含义。在我国最早的甲骨文中,“教”字的象形文字,像有人在旁执鞭演卜、监督小孩学习的形象;“育”字的象形文字,像妇女养育孩子之形。在先秦古籍中,“教”与“育”连用的极少,大都只用“教”一个字来表述教育的事情。最早连用“教”、“育”二字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古希腊语中,“教育”一词与“教仆”相关,教仆是对陪送奴隶主子弟上学的奴隶的专门称呼。在英语、法语、德语中“教育”一词分别为 Education, Education, Erziehung, 概由拉丁语 Eduiêre 演变而来,“E”在拉丁语中有“出”的意思,ducêre 有“引”的意思,因而“教育”的最初含义就是“引出”、“引导”。

(2) 文化学上的“教育”

教育与文化在词源上具有同义性。“文化”一词在拉丁语和古英语中,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之意,这表明了文化与人类劳动的天然联系。后来,罗马思想家西塞罗使用时,“文化”一词“culture mentis”已衍变为“耕耘智慧”之意。18世纪,法国学者沃弗纳格和伏尔泰等学者开始在法语中以一种完全的意义使用“文化”一词:“对他们来说,‘文化’意指训练和修炼心智(或思想,抑或趣味)的结果和状态……很快这个词就被运用于形容某一位受过教育的人的实际成就。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所有这些都称为‘文化’,被认为是通过教育能够获得的东西。”^①18世纪末,德国学者赫尔德开始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他认为“文化”即意味着人的完善,或者在发展人的个体的过程中他所取得的工艺、技术和学识。在希腊语中,“paideia”一词相当于汉语“教化”之意,法语中“教育”(pedagogce)一词即源于此,现代英语中也用“pedagogy”指称“教育学”。在汉语中,“文化”一词就是由“人文化成”演化而来,意为通过文治教化和培养有教养的人的过程,也即“教化”之意。据此,有关学者认为,中西方的“文化”与“教育”在词源上联系非常紧密,可把教育等同于文化,亦即“教育即文化,文化即教育”。

应该说,教育确实起源于文化。文化是人的劳动实践的产物,教育最初

^① [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作为一种让人模仿、示范、传习的活动是在有了初始文化之后。文化是知识积累的产物,教育则是让人获得知识的途径。教育的直接意义还在于,它使得后代人不必重复前代人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不必事事都从直接经验中获取知识,而可以通过文化这一载体最简捷地获得,并不断开发人的智慧潜能,创造出新的知识。

(3) 中外教育史上的“教育”

我们略举几位在中外教育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的解释来看“教育”的含义。战国时期的荀子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战国末期的教育名篇《学记》说:“教也者,长其善而救其失者也。”东汉的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教育应当依照儿童自然发展的程序,培养儿童所固有的观察、思维和感受能力。”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能力。”德国近代教育学家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全部问题可以用一个概念——道德包括。”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斯宾塞认为:教育应该“为美好的生活作准备”。20世纪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则说:“教育即生活。”^①这些说法,有的是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社会作用上来表述的,有的是从人的发展角度展开论述的,有的阐述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教育的某些特点。我们认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教育是“求知”之门、“开智”之路。

2. 教育内涵的现代诠释

当代社会,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教育地位的日益突出,教育作用的日益彰显,人们对教育内涵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化和进展。

刘佛年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②叶澜认为:“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所必需的劳动。”^③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巴班斯基认为:“教育是老一代向新一代传递社会历史经验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培养他们参加生活和从事

① 以上引文均转引自张人杰主编:《大教育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③ 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为保证社会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劳动。”^①《美国教育百科全书》的表述是：“作为一个活动或过程，教育可能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私人的或公共的，个人的或社会的，但是它总是在于一定的方法培养各种倾向（能力、技能、知识、信仰、态度、价值及品格特性）。”^②

我国有的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认为“教育是人类有意识地促进自身发展的实践，这种实践主要是通过教育者的知识传授、技能培养、思想灌输、行为训练与受教育者的学习和发展来完成。”^③

综合以上各家论述，可对教育内涵作以下表述：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特定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从无知转化为有知，从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较多；另一方面是使受教育者在认知过程中，启迪灵性，增长智慧。概言之，教育就是一种教人“求知”、使人“开智”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如果说普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人“求知”，那么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使人“开智”。

现在我们可以对哲学和教育的关系作一个大致的概括了。哲学就是让人“爱智”，教育就是使人“开智”，如果说哲学是让人树立起一种“爱智”的理念，那么教育就是使人“开智”的途径。从价值取向上看，哲学和教育是如此一致：让人去爱智慧，使人开启智慧。

二、现当代哲学历史回眸

布鲁贝克指出：当代高等教育“合法性的危机”的存在，要求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而“这样的评估就给了哲学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④。确实，要真正把握高等教育哲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必须真正从哲学视野来审视当代高等教育。作为中国学人，最主要的应立足中国现实国情。为此，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现代（1919～1949）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再对当代哲学观进行一次鸟瞰式的扫描，然后才能真正从哲学视野出发来审视当代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说“合法性的危机”。

（一）中国哲学的理论探索

何谓现代中国？如果从高等教育领域看，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之时

① [苏联]巴班斯基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②③ 张人杰主编：《大教育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④ [美]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便可算起;但从哲学领域看,应以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有关学者认为,现代中国哲学承接着两种思想资源,一种是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另一种是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哲学理论工作者依据自己对时代精神需求的理解,充分利用这两种资源,致力于艰苦的“综合创新”,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①

1. 人生价值观念的重新塑造与确立

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宣告破产,封建礼教已成为陈腐的代名词了。于是,如何重新建立人生价值观念体系,便成为思想界的一项重要任务。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与思想启蒙先驱把清算封建旧道法、建设新道德作为新思想文化运动的突破口,核心其实就是价值观念如何重建的问题。现代中国哲学探讨价值重建问题,可以选择的向度主要有三个:一是改造儒家的价值观,使之适应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二是引入西方近现代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取代传统的价值观;三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并且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现代新儒家选择了第一个向度。他们明确地表示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但无意维护纲常伦理,而是利用西方近现代的哲学思想资源,重建儒家道德形而上根基,彰显价值理性,论证“道德自我”的本体论意义,诠释儒者人格的现代蕴涵,确立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实证派选择了第二个向度。他们大都推崇科技理性,坚信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批判现代新儒家的价值观,曾发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们拥护民主政治,向往自由主义的理想人格。在价值观方面,他们的科学主义取向和自由主义取向是显而易见的;而在价值重建问题上,由于偏重于引进与传播,并没有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也没有找到他们所说的“科学的人生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第三个向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看待价值重建问题,强调个人与集体的统一,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强调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共产主义的理想人格。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中,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人格作了深刻的论述,他们的论述对于解决今日的价值重建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三大思潮中,最关注价值观念重建问题的,当属现代新儒家。

^① 参阅宋志明:《现代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载《教学与研究》2003(3)。